

TOKYO STORY

世事年年见 沧桑

——东京旧事

王 墨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世事年年见沧桑

——东京旧事

王 墨◎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事年年见沧桑：东京旧事 / 王墨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171-1509-0

I. ①世… II. ①王…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3379 号

责任编辑：佟贵兆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16号五层

邮 编：100037

电 话：64924853（总编室）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9印张

字 数 200千字

定 价 36.00元 ISBN 978-7-5171-1509-0

关于本书

公元 2000 年，时值中美关系良善、中日关系友好阶段，一直主张日美同盟、支持“台独”的日本外交战略评论家、原外务省情报局局长、原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冈崎研究所所长，当时为株式会社博报堂顾问）因为不大得志，多少有些寂寞。其秘书小川彰随日本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田中明彦（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原东京大学副校长）来到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与中国开展交流，以打开冈崎研究所寥落的局面。恰在此时，作者与小川彰相识。小川彰对作者鲜明的爱国者的个性十分欣赏，意图通过作者了解中国，成为与中国政府沟通的桥梁。为此，作者接触了日本各派人士，看到了一个其他人无法看到的日本。2000 年末，小布什赢得美国大选，次年“9·11 事件”发生，国际局势发生重要变化，冈崎久彦成为小泉内阁和安倍内阁的外交战略顾问，美日双方开始加强日美同盟，中日关系渐渐恶化。一直处在日本政府重要智囊冈崎久彦身边的作者亲身目睹了中日关系的变迁。在与冈崎久彦的接触中，肩扛小红旗的作者成为冈崎久彦政治上敌对，但生活中彼此欣赏的朋友。作者还结识了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并与村山成为好朋友。作者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因而对日本社会的认识也有独到之处，对中日关系和中日之间的许多关键问题也都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书中的一些观点或许对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人性的温暖与理性的客观

2011年5月北斗六星传媒组织了450人的中日文化交流之旅。到达美丽东京湾的当晚，接待单位组织了隆重酒会。中国驻日使馆公使牛建国先生及一秘李春光先生等参加酒会并致辞。

除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外，我们领队一行5人与当时的日本国会议员安倍晋三，就书法文化进行了专题沟通。在其后的几天里，我与一秘李春光多次交流，并成为朋友。

次年，李春光先生在日本政府约谈、举国报道所谓“李春光事件”之前，回到了国内工作。之后，我与他们全家成为好朋友。

本书作者王墨女士是李春光的夫人，认识以来就执意称呼我为大哥。我笑着问她：“是愿意让春光变成我妹夫，还是你就坚持是我弟妹的关系？”她说：“我还是从着他吧！”作者因此成了我的弟妹。

对她文采的敬重，始自她写的几首旧体诗。格律我不大通，但是诗句的美妙我能略知一二，更关键的是她的诗作不写一字空。厚实的内容中，有着一一种热烈的情怀。她以一种近乎本能的纯洁，纯子之心的率真和天真般的朝气，让我感染到一种文雅与清朗。

她的一切文字都不是小资式的个人感伤与惆怅。她奇妙地将政治、国家关系等“高大上”的深沉化作邻里间的亲密、纠葛。她是一个坚定爱国家爱人民的知识分子，但她更以一种人性温暖的目光和情怀关注中日关系。尤其看到了她的译作村山富市自传《我的奋斗历程》和一个日本侵略东南亚随军牧师的《现在，是我们赎罪的时候》后，我对日本领导人，对日本社会与文化，都有了一种更细致的了解。

她的20万字最新著作《世事年年见沧桑》，以她独特、真切、客观和

具有知性的视角与笔触，记录了她所结识和了解的日本左、中、右政治家。我们不可能完全认可她的视角，但是她的角度或许能让更多的国人“兼听”到不同的声响。其实，美妙的乐曲更需要和声，更需要不同乐器配合才相得益彰。

本书具有很强的独特吸引点，会是一种极有价值的读物，不仅会对某些政治家有益，即使对一般读者深入地了解日本也是益处良多。它还具有中日关系历史重要档案的价值，不仅仅会对中日关系进程有所助益，更会以一种人性的温暖，让我们两国怎么样知此知彼。

友好，不仅仅是表层的亲近，我们需要感性与理性的更多信息。本书，具备这样的价值。

吕洪明

2015年6月

出场人物介绍

(按汉语发音为序)

阿久津博康：防卫厅研究所研究员，原冈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村山富市：日本前首相，社民党名誉党首，日中友好协会顾问。

川村纯彦：军事评论家，冈崎研究所副理事长，原日本驻美国使馆武官、海上自卫队统合幕僚学校副校长。海军准将。

村冈久平：日本中国协会理事长。

潮匡人：评论家，冈崎研究所特别研究员，圣学院大学讲师。

大野克美：财团法人东南亚文化友好协会专务理事、理事长，株式会社万座温泉社长。

大岛信三：《正论》总编。

冈崎久彦（故）：著名外交战略评论家，冈崎研究所理事长（智库），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的外交战略顾问，日美贤人会议主要成员，原外务省情报局局长、驻泰国大使。

高桥秀雄：财团法人东南亚文化友好协会理事，TAC 日语学舎校长。

古森义久：《产经新闻》原驻北京支局长，原华盛顿支局长，《产经新闻》社论撰写人。

根本安雄：日本东银座地所株式会社社长、日本日中技术留学交流会会长。

河井卓弥：日本社民党对外联络部部长。

吉崎达彦：著名评论家，冈崎研究所理事，双日综合研究所副所长。

金田秀昭：评论家，冈崎研究所理事，原海上自卫队护卫舰队司令。海军少将。

金美龄：中国台湾人。曾为陈水扁的国策顾问。

蒋立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著名日本问题专家。

金熙德：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原副所长，因出卖情报被判刑，服刑中。

栗原小卷：电影演员，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

铃木邦子：日本文化频道樱花播音员，冈崎研究所研究员，东京大学特聘副教授。

刘德有：中华日本学会会长，中国翻译家协会副会长，文化部原副部长。

李小林：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李春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天津市宝坻区区长助理，原中国驻日大使馆经参处一等秘书官，2012年“李春光事件”的当事人。

迈克尔·格林：美国著名东北亚问题专家，政府智库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 副理事长，小布什政权重要智囊人物。

山田小姐（隐去真名）：冈崎研究所秘书。

山本诚：冈崎研究所理事，原海上自卫队自卫舰司令。军衔：海将。

山崎高司：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

石塚英树：日本外务省官员，中国通，驻瑞士公使。

田中明彦：日本国际协力组织理事长，日美贤人会议主要成员，原东京大学副校长。

藤原良雄：藤原书店社长。

武贞秀士：防卫研究所副所长，著名朝鲜问题专家。

吴寄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室主任，知名日本问题专家。

小川彰（故）：评论家，株式会社博报堂职员，冈崎久彦任博报堂顾问时的秘书，主任研究员。

小池百合子：小泉内阁环境大臣。

杨毅：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海军少将。

佐藤守：军事评论家，冈崎研究所理事，原航空自卫队西南航空混成团司令。军衔：空将。

冈崎久彦离开了人世。

确切的日子是2014年10月26日。

那日午后，闲在家里无事，电话忽然响了，孩子他爹来的。这天他去北京见一个旧友，日本人，从前的民主党外相玄叶光一郎的秘书。亚太经合组织（APEC）首脑会议开幕前，在日本各界纷纷揣测首相安倍是否能实现中日首脑会谈的时刻，他来到北京，旅游。按常理讲，这样的时刻丈夫是不会打电话给我的，除非有特殊之事。

一张嘴便说：“冈崎去世了”。

的确是特殊的事。

玄叶的秘书也知道我与冈崎相熟，到了北京便告诉了孩子的爹，于是便在他们会面中打电话给我。

丈夫体贴，电话里嘱咐我上网查查，打开了久违的雅虎日本网页，日本国内新闻中冈崎的死讯虽不能说是头条但也十分醒目，说：“安倍首相在集体自卫权解禁方面的‘指南役’冈崎久彦去世了。”

日文此处的“役”字表示的是担当的角色，我知道这意味着舆论对冈崎的极高评价。

那个1930年生于大连、离开之后再也没有来过中国的日本老人，那个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右翼代表人物，那个曾与我一同谈论古今、研习唐诗、评说书法、热爱中国古典文化的风雅儒士，那个一生主张中国是日本最大的敌人因而必须强化日美同盟的日本政府谋士，那个给了我人生重要影响的老头儿不在了。

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因为他给我的思考，也因为他虽然与我互为政治

上的敌人但却互相欣赏，这个大我 36 岁的日本老人为我的生命涂上了一笔重重的油彩。

冈崎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话是：“中国是我一生的敌人，但你是我重要的朋友。”

冈崎让我明白什么是国家利益，以及为了国家利益怎样与自己的敌人合作。在冈崎身边的日子，肩膀上如同扛着小小五星红旗的我交下了许多道不同但可以开怀畅饮的朋友。因为冈崎对我的认可，在满是对中国充满敌意或不理解的那群人中，我成了一个特殊而突兀的存在。这的确很特别，我想恐怕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中国人有这样的经历了。

我曾经跟我的学生讲过，影响我人生的是三个老头儿：一个是村山富市，日本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无论按中国的说法还是按日本的说法都是一个左派人物；一个是冈崎久彦，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的外交战略顾问，曾经是日本外务省情报局局长，有人说那是日本的 FBI，中国政界、学界都称冈崎是极右翼分子。

这两个人迥异的政治见解和价值观，在我这个生长在红旗下的红孩子身上冲突、交融、沉淀，我由此学会了思考，学会了观察，学会了判断，也学会了爱国，并最终投身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一名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博士研究生。

我的爱国是立体的，因而也是理性的，人们都说我一点儿也不似在灯红酒绿的异国他乡呆过，我的博士论文被许多专家评为观点客观、分析透彻，填补了国史相关研究的空白。我认为这与那两个日本老头的的影响有关。

另一个对我影响至深的老人是一位中国人，比起两个日本人似乎名气小些，但也是一个奇人，他是生于 1931 年的中华日本学会的会长刘德有先生。他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翻译家协会会长，被称为在世的中日交流的国宝级人物，是毛泽东、周恩来的日文翻译，见证了当代中日关系的起伏与变迁。因为将他 60 万字的回忆录翻译成日文，我这个横滨国立大学专攻热流体力学的博士摆脱了对中日关系几近无知的状态，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交往历史有了一点儿粗略的认知。

有趣的是，这三个老人都曾因为“功勋卓著”而获得过日本天皇勋章。

这一点真的是意味深长。中国许多社会制度与政策都是直接或间接一切都源于冈崎久彦的秘书小川彰。

※ 村山富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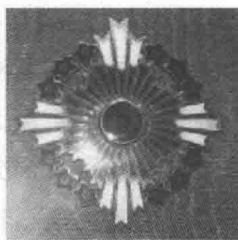
2006年4月，“作为内阁总理大臣承担了重要国政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多年担任国会议员期间在议案审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功勋显著，获桐花大绶章^①。

※ 冈崎久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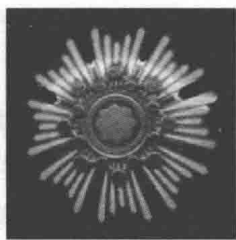
2012年秋，因为对“国家、地方团体或者公共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获得瑞宝重光章^②。

※ 刘德有

2000年6月，因为“多年从事促进日中两国相互理解的工作，功勋显著”获勋二等旭日重光章^③。



瑞宝重光章



旭日重光章

① 桐花大绶章是日本勋章的一种。1875年4月10日，旭日章被定为日本最初的勋章，1888年（明治21年）1月4日，“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被追加，成为旭日章的最高级别。2003年荣典制度改正时，更名为“桐花大绶章”。天皇勋章按功勋顺序排列依次为：大勋位菊花章，桐花章，旭日章，瑞宝章，宝冠章。

② 瑞宝章共分6个等级，瑞宝重光章为第二等，开始的时候只授给官僚，后来民间人士也成为授勋的对象。

③ 旭日重光章，是第二等旭日勋章，2003年荣典制度改正时去掉了等级文字，“勋二等旭日重光章”更名为“旭日重光章”。

二

1999年5月，财团法人东南亚文化友好协会理事会和评议员会换届，我成为该财团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人评议员^①，和我同期加入评议员会的另一个人便是小川彰。

其实，与株式会社博报堂的重要职员小川彰的相识并不意味着我与冈崎的必然相遇，因为小川彰应该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把我引见给他的老板冈崎久彦。我想，连小川彰自己都不会想到，我和冈崎研究所的缘分竟然如此之深。

外交官冈崎久彦是个名人，他风度儒雅，才华横溢，东京大学法学部还没有毕业便通过了外务公务员考试，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据说这是日本最困难的公务员考试，冈崎因为中途退学的经历而成为外务省的传奇，他一生都以此为荣，所有的简历中都有他“大学中退”的字样，他身边的人常常有意无意地提到他的“中退”之事，因为那是一种不露声色的恭维。冈崎历任多国大使，但他著作等的简历大都只提他是原“驻泰（国）”大使。有一次我曾经问小川原因，他开玩笑说，那是因为“我们的大使是中退的呀”，日文的“驻泰国”的发音与“中退”的发音一致，不知道这只是小川彰的妙手偶得，还是无意中暗合了冈崎本人的心思。一直到他去世，媒体在介绍他的时候始终都没有去掉“原驻泰国大使”一句，而他身边的人则始终称呼他为“大使”。

入外务省不久，冈崎又以全日本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进修的机会，他曾和我提过，晚他一年去剑桥的是皇太子妃小和田雅子的父

^① 日本的每个财团法人都由理事会和评议员会组成，为合议制度，评议员会选举理事会，理事会认可评议员会，互相监督，类似于众议院和参议院。

亲，后来也做到了大使。

他们是日本社会的精英。

1984年冈崎成为日本外务省第一个情报调查局长，之后历任沙特阿拉伯大使和泰国大使，1992年退休的时候，他已经因为文名和观点受到世人瞩目，进入21世纪后他的名声更隆，有着100多年历史的日本最著名的广告策划公司博报堂在冈崎退休的当年便聘他为顾问，并专门设立了冠以他姓氏的研究所^①，将曾在华盛顿外派工作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的重要职员小川彰拨给他做秘书。

冈崎研究所在我认识小川彰之前虽然已经有些名气，但基本上限于圈内之人，冈崎个人的名望也大致属于那种时常见诸报端的评论家^②，文章主要发表在《产经新闻》上，当时上电视的时候不是很多，偶尔的也只是富士电视台。

从本质上讲，冈崎是个书生，而小川彰则是一个能够整合各种资源的社交大家。冈崎研究所虽然有博报堂出资，但经费并不很多，人也不多，除了所长冈崎、主任研究员小川，还有一个出常勤的年轻女孩儿当事务秘书，忙的时候也会雇一两个女孩儿做临时秘书，有时则是一两个大学生。

当初冈崎研究所的成立，说起来也不过是博报堂扩大声誉之举，对外，博报堂始终称冈崎为顾问。冈崎研究所后来之所以发展成为日本国内有名的智库，除了冈崎不断地出书和在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之外，也与小川彰过人的交际能力密不可分，而后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则使冈崎的名声达到了顶峰。

上世纪结束前的那两年，冈崎研究所的研究题目比较平和，主要是研究海洋安全，诸如马六甲海峡的海盗问题等。在外务省时期便一直主张强化日美同盟的冈崎，因为中日关系太平，中美关系良好而有些不得志。其实，对于多数普通日本人来说，冈崎过分强调国家利益的主张也不过是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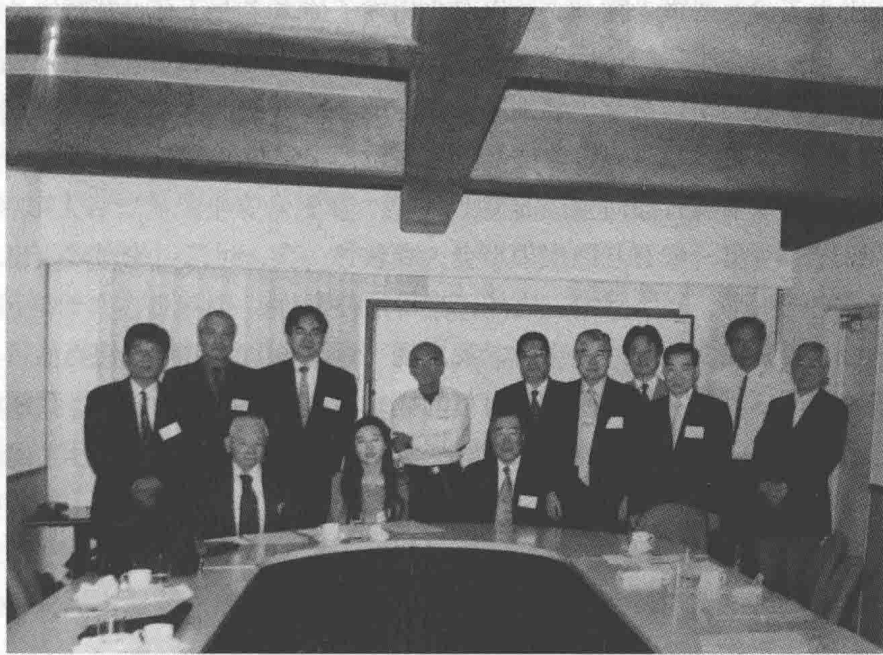
① 日本有许多这样的被冠以所长姓氏的研究所，大都由一些有些许名望的人设立，一般就所长一个人，事务工作由夫人负责。这些研究所会想出一些研究项目，串联各界学者，召开各级学术会议，如果项目好的话便会从相应部省申请到可观的经费。

② 评论家在日本是一个职业，是一个值得人尊敬的称谓，正因为被大众认可，所以才可以在电视或报纸上发表各种见解。

平年代的一种观点，没人太当回事儿，听听也就算了。秘书小川彰闲暇之余便跟着一个叫根本安雄^①的老人去了中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开会。

根本安雄是日本经济界的大佬，与中国关系良好，但对崇尚国家利益提倡日美同盟的冈崎十分欣赏，对小川更是百般提携。网上有根本安雄的记载，说他“1980年在日本创办日中技术留学交流协会，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设立‘根本安雄基金’，支持中国的日本研究和青年人才的培养以及优秀论文评奖，2002年资助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图书馆改造工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从中国归来不久，小川彰便见到了我。



财团法人东南亚文化友好协会部分理事合影

① 根本安雄是刘德有先生的朋友，是刘老先生儿子留学日本的身份保证人。后来我翻译出版刘德有先生回忆录的时候，小川的夫人花10万日元买书捧场，打算送根本一套，竟被根本送了回来，声称：“他写的东西我不看”。还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小川夫人，告诫她：“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我辩解说：“我翻译刘先生的书，觉得他是个完美的人……”根本立即反驳：“他就是太完美了！可是，你觉得可能吗？！”一个为中国做了许多事情的日本人，为着一个站在中日交往前沿的中国人，说了这样的话，第三者的我们也许应该多思考思考。

三

财团法人东南亚文化友好协会被日本外务省、文部省、劳动省三省认可，是一个上得了台面的民间团体^①。对于财团里突然有一个中国人出现，小川彰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然而，虽然小川彰在博报堂里职位不算很低，冈崎因为多少有些寄人篱下，所以对小川除了倚重之外还有一些客气，但任何人只要站在小川的角度考虑一下，都会觉得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直接将我这个普通的中国留学生领到冈崎那里的，所以在日本这个等级观念十分严格的国家里，当时正在攻读热流体力学博士学位的我与研究国家外交战略的冈崎根本没有任何直接的交汇点。

财团一年里一般召开两次理事会，春秋各一次，讨论讨论财政支出之外就是吃吃喝喝，联络感情。当然，吃得很朴素。

加入东南亚文化友好协会后，我发现“评议员”原来是个相当值得人尊敬的称谓，因为与人交换名片时总能换来对方略带艳羡的眼神，我明白自己已经有了一个被日本社会认可的身份。

日本社会重视资历，日文称之为“肩书（职务）”，也就是一个人的职衔或者社会公职，体现了被社会的认可程度，从一个人的“肩书”中还大致可以看出这个人在社会或集体中的声望和地位。日本人多疑，很难相信

^① 日本的民间团体五花八门、多如牛毛，都是非营利性的，有的是企业经营者组成的行业间团体，有些则是单纯的爱好相同者联谊会，几乎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会员们可以通过参加团体活动增进友谊、交换信息。这些团体都希望邀请社会名流参加，国会议员或知名学者都行，有了这些人的加入，团体的影响力就相对强些，与政府打交道时也方便很多，有时候还可以对媒体和政府施加一点儿影响。中国人熟知的日中友好协会也是这样的民间团体，上世纪50年代，由于日本政府不承认中国，两国政府处于敌对状态之中，一些当时的左派进步人士和希望与中国开展贸易的中小企业主成立了这一组织。